

# 建立完善「國家禮儀」

## 【神州點面】

爲了改變過去政府活動的繁文縟節，並爲建立政府和國家人員作爲人民公僕的良好風氣，近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倡簡樸節約，簡化排場，不擾民、不浪費，內地各省市區積極響應。本人近期赴閩參加政協會識所見，會場布置簡潔、奢華宴請取消、送禮止於達意，確是風氣一新，可喜可賀。

然而，會場所見，也有簡約太過以致忽略應有儀節的現象。比如往年人大政協兩會大會，入場和退場時，皆有武警莊嚴向代表、委員行軍禮，今年已見取消。大門武警不肅立、不行禮，眼神飄來飄去；又或不清楚自己的角色，把自己變成檢查入場代表、委員身份的保安工作人員。此外，大會不見軍樂團奏樂、奏國歌，國歌改由錄音帶播放，會場欠缺莊嚴氣氛。此似有矯枉過正。

我們對習總書記所說的簡約精神，宜有準確把握。政府活動排場的廢除與保留與否，應掌握一個合適的「度」。

### 相應禮節 不宜廢除

第一，人大政協的應有禮儀，不是爲「個人」而設，而是爲「制度」和「職位」而設。如果爲個人享受和榮耀而設，實不應浪費公帑、打擾下屬或民衆；如果是維護制度的應有格局和尊嚴而設，則應考慮保存。例如保護政要，其目的不在保護其個人，而在保護這個「職位」。今天，人民大表大會和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國家政治體制的核心制度，人民代表大會更是國家政權機關。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是國家政治體制裡的重要職位。當一個身負國家職位的代表和委員進入國家制度的會場履行職責的時候，武警行軍禮、軍樂團奏軍樂，代表的不是對某一個人的奉承，而是國家人民對這個制度和職位的崇敬和尊重，這是一種與「制度」或「職位」相應的禮節，不能廢除。否則即不是簡約，而是矯枉過正，過於苟簡，流爲無禮。相反的，當代表和委員開完會回到下榻的酒店，這時代表和委員暫時釋除職責，政府在「兩會」期間可給予一定的人身保護，卻不必再請武警在酒店行軍禮。過往，武警在酒店內向每一個來往的代表、委員行軍禮的儀節，行禮太過，造成武警的辛苦和代表委員的不安，可以廢除。

第二，從一個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二位的物質大國來說，我們亟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國家禮儀」（國禮），以展現我國的精神文明。中國是文明古國，中國的文明在於生活上有禮儀，行爲上有規範。美國爲當前世界第一強國，也非常注重國禮，以此培養愛國心、凝聚力和贏取世界的尊重。新中國即使在建國頭三十年向工農兵學習的時代，對於國家重要活動和革命烈士，禮儀也絕不苟簡。改革開放後，重點放在發展經濟，對於如何完善國禮、鞏固國禮重視不夠。未來亟宜匯聚建國以來和五千年傳統的國家禮儀，包括對國家主要政治體制及其職位，對天地祖宗、先聖先賢先烈，都應該確立莊重、嚴肅的禮儀，不能隨風氣和個人喜好而改變，以展現國家的精神，與我泱泱大國的身份相適應。

作者為香港公共行政學院高級研究顧問

# 「限運」奶粉是非常之舉

□李繼亨

## 【港事港心】

爲應對香港「奶粉荒」的問題，特區政府昨日推出一系列措施，從打擊水貨、協助家長訂購、修改法例等多方面入手，欲暫時緩解香港市民對此產生的不滿情緒。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口，任何以強制手段限制普通民用物資的進出口，並非長遠之計。但鑒於香港客觀現狀，「限運」奶粉應當被視爲「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一旦供應狀況有所緩解，政府應考慮作出某種程度的恢復。

內地「水貨客」來港瘋狂搶購奶粉，嚴重影響到香港本地的正常供求，這已是多年的現象。許多家長往往要四處奔波，甚至要仰賴藥房老闆「發慈悲」方能勉強購得，此種現狀經年累積已變成香港社會的一種怨氣，抗拒兩地融合、抗拒內地遊客的地步。顯而易見，問題如無法獲得解決，必將影響香港的社會穩定，乃至特區政府的執政威望。

### 立法限運 存有爭議

但香港畢竟是一個免稅港，更是一個以「自由」爲賣點的海港城市，如果不計後果地以「一刀切」的方式強制禁運所有奶粉等嬰幼兒用品，必然與香港現有經濟地位與國際聲譽不符。因此，在緩解市民怨氣以及兼顧市場經濟運作之間，需要尋找一個更爲恰當的平衡點。從昨日政府所公布的系列措施來看，可以看出當局是以非常小心的態度，在保障本地需求爲前

提，盡最大努力地去嘗試解決問題。

當中較受爭議之處，即特區政府將修訂《進出口（一般）規例》（第60章，附屬法例A），列明除非獲有關部門發出許可證，否則禁止從香港輸出奶粉。政府昨日表示，短期內諮詢業界，草擬細節，並計劃在2月內把有關修訂規例的建議提交行政會議考慮，獲得通過後，盡快實施。此外，考慮到離境人士可能有自用需要，政府初步建議每人可帶走淨重不超過1.8公斤的奶粉，如以一般罐裝淨重0.9公斤計算，每人可帶兩罐。

到底奶粉是否屬於受規管的物資，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規定，香港情況不同，不能簡單地與歐盟國家相比。但從該條例現行規定內容來看，所規管的大多屬於安全、違禁類物品，沒有或者極少涉及從「滿足本地正常供應」角度出發而作出的進出口規管。若從這一層意義來說，此次措施顯然與以往歷屆政府有不同的政策思維。當然，時代在變，香港客觀環境在變，不可能墨守成規任由問題惡化，在有需要之時作出權衡利弊的果斷決定，需要有政治魄力，也應當獲得市民的支持與歡迎。但必須要指出的是，非常時刻的非常之舉，不應成爲恆常政策，在適當時候，當局應當作出某種程度的恢復，否則，這種自我束縛將嚴重影響香港的自由貿易港地位。

另外，與政府改變政策思維相比，在落實系列政策方面，香港不可能靠自己就能達到的，必須要有內地的積極配合。事實上，行政長官梁振英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都分別公開向內地尤其是深圳市政府表達了感謝之情。的確，如果沒有深圳當局的全力

配合，香港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去完成龐大的搜查與反禁運工作，過去多年尤其是近一年來，深圳當局主動、極力作出打擊水客舉動，成就有目共睹，香港市民也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

### 深圳支持 兩地合作

例如，深港海關決定，由當日起開始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行動包括：監視及通報口岸水貨客活動，與深圳口岸現場人員即時通報水貨客運奶粉活動的情況，由深方採取執法行動；加強情報交流；加強口岸旅客檢查，深圳海關即日起加強對日用品，特別是奶粉的入境監控，對旅客實施嚴查，當懷疑或發現旅客攜帶奶粉，將作百分之百檢查；推行旅客入境監控系統。深圳海關已啓用「海關行郵業務資訊化管理系統」，記錄旅客當天及短期入境次數，從而嚴格執行及規限內地海關對旅客規範自用物品，特別是奶粉的規定。

這些舉動無疑是從協助香港、幫助香港的角度出發。事實上，這些措施的出台需要額外的人力財力資源，而深圳方面從沒有任何此類義務，從這個角度來說，深圳能從大局出發，盡力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功不可沒。

民生無小事，急香港市民之所急，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所應做的。但問題有所謂短中長期之分，在着力解決短期問題的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到長遠的發展需要。「限運」奶粉是非常之舉，無論如何不應成爲影響香港整體發展的負面因素。

# 美國啟動移民政策改革

□陶文釗

在美國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一般估計是1100萬。這些人沒有社會保險，沒有醫保，不享受任何聯邦福利，從而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1月28日，8名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提出了移民政策改革的新方案，奧巴馬第二任期的移民政策改革由此啓動。這一次改革因為是兩黨參議員共同提出的法案，其可能遇到的反對會比當初醫保改革小些。

## 【國際動向】

1月28日，8名民主、共和兩黨參議員提出了移民政策改革的新方案，奧巴馬第二任期的移民政策改革由此啓動。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它與別的國家都不一樣，不是自然地形成的。它是由世界各國各地的移民到了北美大陸，在一起組建起來的國家。現在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即印第安人不到美國人口總數的1%（在美國西進運動中他們被大量屠殺），絕大多數美國人不是老移民的後代，就是新移民。在美國230多年的歷史中，多數民族是所謂信奉基督教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即所謂WASP），有時候也泛指信奉新教的白人歐裔美國人。不管你是從哪個國家、哪個地區來的移民，你都要認同他們的價值觀，這是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成爲民族的大熔爐。移民國家是美國強大的原因之一，各國各地的移民帶來了他們文化中的優秀的東西，爲美國的多元文化作出了貢獻。但移民也造成了美國社會中的許多問題，包括不同族裔在教育、就業、社會地位方面的平等權利、族群之間的隔閡等等。奧巴馬在2008年大選中專門就美國的種族問題發表過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講話。

陶文釗

### 為選票共和黨態度軟化

自然，這個問題還比較遙遠，眼前的問題則是非法移民，尤其是拉美裔非法移民。美國與墨西哥有3200多公里長的邊境線，雖然邊境上有隔離牆，有鐵絲網，拉美人還是很容易越過邊境來到美國。現在在美國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難有準確的統計，一般估計是1100萬。這些人沒有社會保險，沒有醫保，不享受任何聯邦福利，從而造成了許多社會問題。一個令人尷尬的處境是：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孩子卻是美國公民。如何對待這些非法移民？把他們都遣返回去？那就造成許多家庭妻離子散，不但無人道，事實上也不行不通，因爲這些人都在從事着又髒、又苦，甚至還危險的工作，沒有他們，幹粗活的勞動力就會成問題，尤其是在南部毗鄰墨西哥的各個州。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讓歷屆美國領導人都頭疼的事情。2010年亞利桑那州曾經通過了最苛嚴的關於非法移民的州立法：禁止非法移民進入亞利桑那州；警察有權對懷疑是非法移民的人進行盤查，檢查其是否持有合法證件。該法案還對臨時僱用非法勞工進行了限制，警察有權逮捕臨時工。這一立法受到奧巴馬的批評，也引起公眾的抗議。

此次參議院提出的法案是兩黨議員聯名提出的，爲什麼一貫在非法移民問題上持強硬立場的共和黨參議員這次也與民主黨人聯合行動了呢？麥凱恩說得非

### 受非法移民長期困擾

最近這一二十年來，美國的種族問題出現了新情況，那就是多數族裔在人口中的比例逐漸減少，少數族裔，尤其是拉美裔的比例不斷增加。2000年拉美裔

## 日本的國格分裂症

□蘇 虹 何溢誠

## 【亞太風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台後「有點煩」：先是美國婉拒其上月底的訪問，讓安倍精心策劃的首次外交亮相「胎死腹中」；而對越南、泰國及印尼的訪問，也由於發生了日本人被綁架事件，又不得不縮短行程提前回國。一連串的「出師不利」給安倍的未來之路蒙上了一層陰影，也對他「圍堵中國」的企圖潑上了一盤冷水。

日本是一個孤懸於太平洋上的群島國家。儘管從地理上講，日本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亞洲國家，並且無論是民族起源還是文化形成都與中國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但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亞洲國家，卻因爲歷史上的所謂「脫亞入歐」，從此變得身份不明。

「脫亞入歐」最早由福澤諭吉首先喊出。福澤諭吉是日本近代思想家。1885年3月16日，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一文，稱「爲今日計，我國不應猶豫等待鄰國之開明而共同振興亞細亞，不如脫離其行列與西方文明之國共進退；對待支那、朝鮮之法，亦不能因其爲鄰國而給予特別關照，唯有按西洋人對待彼等之法處理之。」「脫亞入歐」口號一經提出，便被日本政府奉爲圭臬，成爲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列島上下喊得最響亮的口號。

### 脫亞入歐 依附美國

日本從明治開始至一戰結束，完成了經濟和政治上的所謂「脫亞入歐」後，從此陷入了一種非典型性的「國格分裂症」，認同混淆。最突出的表現，便是過分沉湎於幻想和內省，殘忍血腥，以殺人取樂或剖腹自虐。沒有親密朋友，以鄰爲壑，不與亞洲國家建立「戰略互惠關係」，更是打從心裡看不起亞洲各國，肆意侵略。特別是二戰結束至今，日本始終不反省戰爭罪行，因而無法取得亞洲人民的原諒與信任。

當然，日本政壇也不乏頭腦清醒者。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就曾旗幟鮮明地批判日本現行外交政策過於依附美國等西方盟國，主張加強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並在其擔任首相伊始，在《紐約時報》上發文指出，日本「不能忘記自己的身份：我們是個位於亞洲的國家。我認爲，正在日益顯現活力的東亞地區必須被確認為日本的基本生範圍。」只可惜應者寥寥。

儘管「脫亞入歐」的日本時至今日，仍然「過於依附美國等西方盟國」，但日本在西方盟國特別是美國眼裡，只是一條被美國閹割且拴着鐵鏈對付當年中蘇、現在中俄的看門狗。而且美國每每啓動戰爭機器，日本都不得不卑恭屈膝地奉以銀兩，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無一例外。

對於安倍上台後的日本，有法國媒體評論說：鷹派安倍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濃厚興趣，讓二戰最大勝利國美國已經不加掩飾地表示不耐煩。美日同盟被日媒稱做日本外交的脊樑，特別是在北京掌握（島嶼爭端）螺絲的鬆緊度時。但對日本到底是亞洲戰略的好助手，還是更大麻煩的製造者，美國似乎還沒考慮好。因此，所謂的日美安保條約，說到底保護的是美國的利益，而非日本的利益；同時，無論在地理上還是心理上，日本只是一條被自己閹割，牽在亞洲的看門狗，無法與美平起平坐。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公籍博士生，國民黨中委）

# 公民黨期「擴軍一倍」打選戰

□張 曦

## 【香港政情】

隨着選舉周期的結束，香港的政治組織理應暫入休整期。但反對派主要政團公民黨，正在進行着一場前所未有的「擴軍」計劃。其新任領導層訂下目標，兩年後黨員人數將「翻一番」，即由現在的約400人增至約800人；不僅如此，還將重點針對青年學者、工商專業和地區樁腳，努力從這三個領域的人員中進行招募。其目的是要盡早在2015年新一輪選舉周期到來之前做好準備，並爭取勝選。如果公民黨的目標實現了，它有可能統合反對派各家山頭，形成新的反對勢力。

最近，公民黨舉行第七屆周年黨員大會，通過年度工作以及財務報告，同時選出新一屆領導層。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和陳淑莊，在無競選下分別當選黨主席和外部副主席；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教授陳清僑，接替前法律界議員吳靄儀當選內務副主席；至於黨魁一職，同樣在毫無競選情況下由梁家傑繼任；秘書長一職則由賴仁彪繼任。

### 招募學界商界新軍

公民黨如此換屆結果，多少令人感到意外，其主要負責人竟然全都是「內定」，在沒有競爭情況下產生，這種做法能說是追求「民主」的應有舉動嗎？而余若薇、梁家傑二人互任黨魁與主席，顯然又是一齣早已排演好的戲，其情形猶如普京與梅德韋傑夫互任總理與總統。在投票選舉當天，余若薇向黨員講了未來「三大任務」：第一，大力發展黨員；第二，爲未

來選舉做好準備；第三，撫平黨內鬥爭傷痕。余若薇定下未來兩年目標，大力招收黨員。雖然余氏沒有立下具體的「軍令狀」，但據黨內人士表示，在保證質素的前提下，如能增至800人將是最佳結果，青年學者、工商專業、地區樁腳三類人是發展的重中之重。青年學者無疑是公民黨的最大「增長點」，公民黨自稱，只要願意，他們隨時可以找到數百名大學生加入。目前着重的是各學校院系的學生會幹部，以及從海外回流香港的學者。

至於招攬工商專業界別人員，則是從擴闊黨員結構角度着想。原因在於，過去幾年公民黨在「五區公投」、港珠澳大橋環評案、反高鐵、外傭居港權等事件，最低工資等勞工社福議題，以及反對兩地融合、抗拒更緊密的兩地經貿關係等問題上，已成爲工商界討伐的主要對象，這已嚴重影響公民黨的未來發展。余若薇深知，要獲得更廣泛選民的支持，甚至有朝一日要成爲「執政黨」、要令選民相信公民黨能從全港利益出發，願意支持工商界、照顧他們的利益，那麼必須將工商界拉進自己團隊來。至少，要讓市民看到公民黨內有衆多來自工商界的重要人物。

事實是，公民黨創黨近7年，長期出現黨高層與基層脫節的情況。一衆高層養尊處優、坐而論道，基層辛苦打拚卻往往不爲所用。掌握實權的執委中又分爲兩派，一派是以余若薇、吳靄儀爲首的「大狀派」；另一派則是以毛孟靜、鄭宇碩爲首的「學院派」。前者自恃有英美政治「血統」，長期以來蔑視黨內非法律背景成員；後者則因意見長期被排斥，與基層黨員連成一線抗衡「大狀派」。2010年換屆選舉時，獲「大狀派」支持的陳家洛競選黨主席，火併「學院派」鄭宇碩。但整場選舉被指極不公平，當權派以聯合

名單形式壓迫鄭宇碩，引來黨員強烈不滿，毛孟靜甚至要打出「君子到底，我們撈鄭宇碩」的口號諷刺陳家洛「不君子」行爲，兩派關係一度勢如水火。最終陳家洛以極微弱的優勢當選，但他後來的日子不好過。更令人質疑是他參選用心不良，他在競選主席時曾信誓旦旦作出承諾：「絕不參加區議會以及立法會選舉」，但是僅僅過了一年他就自食其言。不僅參選，更以極度強勢之態空降港島舊佔參選名單的首位，最終還導致排名第二、追求連任的陳淑莊落選。於是基層黨員以及學院派成員乘勢而起，紛紛指責陳家洛「工於心計」、言行不一。面對強烈的反對聲音，陳家洛最終退出了2012年年底的公民黨執委選舉。

### 兩派激鬥內傷難愈

由此可見，公民黨內部絕非團結一致，不同時期加入的黨員，甚至是創黨黨員之間，早因各種政見與利益取向的不同產生嫌隙，此等情形近來更有意愈演愈烈的趨勢。在這樣的情形下，余若薇重掌主席職權，其幕後政治勢力，希望用余的影響力來撫平公民黨的內部分裂。兩年後，如果公民黨黨員人數實現「翻一番」，而黨內派系鬥爭減少，那麼整個黨的發展可能會上升到一个新台階，甚至可以在反對派陣營內呼風喚雨。但香港反對派有一個無法掩飾的特點，「人人皆爲利而來」，「無利不起早」，由此繼續思索，公民黨屆時人頭數可能會上去，但有可能是拉雜成軍，三教九流雲集，內耗不可能消失殆盡，整來整去，說不定最後成爲一個各行其事的鬆散型團體。

摘自最新一期《紫荊》雜誌